


明朝大书生

王世贞传

郭宝平 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明朝大书生

王世贞传

郭宝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明朝大书生：王世贞传 / 郭宝平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7.3
ISBN 978-7-5143-5579-6

I. ①明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王世贞(1526-1590) —传记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5688号

明朝大书生：王世贞传

作 者 郭宝平
责任编辑 张 霆 邸中兴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mm×1000 mm 1/16
印 张 29.25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579-6
定 价 5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序 言

与笔者已出版的《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》一样，这本书仍然是写明朝读书人的。不同于一般人物传记的是，本书以人治官场为舞台，追踪读书人获取功名后身份认同、适应、蜕变过程；探究官场中人为人处世与自我定位对仕途官运的深刻影响；揭示传统制度失效背景下体制内外读书人的迷茫、纠结和个人命运的难以捉摸；描述独立人格和专制权力冲突中读书人的抗争与无奈。

书生，泛指读书人。韩愈《与鄂州柳中丞书》云：“阁下，书生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习，仁、义是修，法度是束。”这是对“书生”的正面概括。其实书生一词，还有不识时务的涵义。笔者的看法，所谓书生者，有个性、注重人格尊严的读书人之谓也。而大书生，可以理解为名气大、影响大的书生；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读书人的代表、书生的典范。

全方位扫描明朝中后期的官场与文人。王世贞与张居正为同榜进士，是戚继光的文坛导师，可谓当年国中的首席“大V”。时论称他“才最高，地望最显，声华义气笼盖海内。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门下。片言激赏，声价骤起”。弟子遍国中，海外倾慕者众。他是江苏人，先后外放山东、河北、山西、湖北、浙江、广西等地为官。他和浙江人沈鍊是朋友，却被沈鍊小舅子绍兴人徐渭视为敌人；他极力提携新人，却被小字辈的江西人汤显祖所拒。他交友甚广，山东人李攀龙、安徽人汪道昆、广东人梁有誉、湖北人吴国伦、河南人张九一、重庆人张佳胤、山西人王道行、河北人杨继盛、上海人徐学谟……都是他的朋友或弟子。名满天下的王世贞堪称大书生的典型代表。本书即以他为主线加以贯穿，旁及李攀龙、汪道昆、梁辰鱼、屠隆、张凤翼、归有光、徐渭、汤显祖等一大批名噪一时的读书人。他们或是王世贞的朋友、或是他的反对者，都与王世贞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。他们有的以功名入

仕，有的终生未能成为衣冠人物；有的人在官场心驰文坛，有的身负文名一心想入官场……此书即是对明朝中后期官场与文人的全方位扫描，勾勒出了大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和读书人群像。

官场书生纠结的仕途。王世贞的身份首先是官员。他跻身于顶级官员行列，做到了他具有资格所允许的最高职务。可事实上，王世贞的仕途很不顺利，甚至可以说相当坎坷。早年抗拒首辅严嵩遭受打压，成为大名士后不遗余力结欢于首辅张居正又被玩于股掌。从严嵩执政时的“贞也高阳一狂客”，到张居正当国时小心翼翼讨取领导欢心的下属，看似有了质变，实则未脱书生本色。

书生在官场，想保持个性，又想获得升迁；羡慕高官的尊贵，又向往野鹤的自由；珍惜官员身份，又看重文人的潇洒……纠结，是隐藏在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内心的一条主线，真正获得解脱者，寥寥无几。

王世贞仕途坎坷，何以又能够跻身最高层？他总结说要有知己相助。殊不知，他与自认为“知己”的张居正的关系，却是导致他半生坎坷的一大诱因。而一旦真的与执政者成为知己，如王世贞与同为苏州人的王锡爵、申时行一般，其形象就成了旧秩序的维护者，成了挑战权威者攻讦的对象，甚至复归平庸了。王世贞是传奇般的人物，他的官场经历、心路历程，风流名士的风光与寂寥，都不像展示于人的那么简单。

内心强大的读书人堪可与命运抗争。王世贞虽仕途坎坷甚至遭受重创，但他志向高远且内心强大，终至集政坛高官、风流名士、文坛盟主、万贯富豪于一身，创造了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，为天下读书人所追慕。在老百姓对男欢女爱、万贯家财充满向往的年代，他有无数“粉丝”。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认为，王世贞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和文坛领袖的影响，成为知识界的示范：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和精神生活的安逸，追求人生的潇洒，津津乐道于酒、妓、戏，他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。笔者虽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，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，王世贞追求成名、不甘做吴地白眼儿的目标达成了。他是当时天下读书倾慕的对象，一些忠实“粉丝”奉承他说，苏轼和杜甫加起来也比不过元美先生。

时过境迁，到了今天，不要说杜甫、苏轼，就是当年在王世贞眼里未曾人

流的徐渭、汤显祖，也比他的名气要大。王世贞的名气，似乎未能禁得起时间的经验。

但是，历史并未终结。作为高官的王世贞早已被历史的尘埃封存，而作为一代文化巨匠，文学、史学大师的王世贞，将重新被人们所认识。王世贞终其一生，都在与“文章九命”抗争，尽管付出惨痛代价，最终取得了胜利；无心插柳柳成荫，由于创作《金瓶梅》，离世数百年后的王世贞，仍在与被埋没的命运抗争，尽管还会历尽曲折，但终将会取得胜利！

破解《金瓶梅》作者之谜。王世贞以文坛领袖之尊，却创作了天下第一奇书、被视为《红楼梦》之母的《金瓶梅》。为什么说他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？他又为什么要写《金瓶梅》？

《金瓶梅》署名兰陵笑笑生撰，但是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，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，换言之，没有公认的看法。长期以来，“王世贞说”是主流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，提出的疑似作者多达数十人，如李开先、屠隆、卢柟、冯梦龙、汪道昆、徐渭等等。不过，这些人大体和王世贞生活在同一时期，其中绝大多数还与王世贞有过交往。无论是不是赞成王世贞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但《金瓶梅》诞生于王世贞生活的时代——嘉靖、隆庆、万历时期，是没有分歧的。

嘉靖、隆庆、万历，是大明帝国的中后期。《金瓶梅》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，对那个时代官场、商场、情场、社会、家庭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描述，其真实性、丰富性、生动性远远超过官方史书。清代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专家张竹坡说：“《金瓶梅》是一部《史记》。”现代文学家郑振铎说：“《金瓶梅》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。”鲁迅认为《金瓶梅》是一部“世情书”。毛泽东说：“这本书书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。”法国“金学家”雷诺安称《金瓶梅》是“明代的风俗图”。

王世贞生活的时代——《金瓶梅》诞生的时代，是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。从积极角度说，这个时代，从官员、文人到普通百姓，对万贯家财充满憧憬，将追求财富当作时尚；从消极角度说，就是金钱至上，物欲横流。追求财富、享乐，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。这还是一个权力与金钱相互交换的时代。经济上，商品经济繁荣，经商致富；政治上却是专制国家、人治社会，官员

或利用权力经商，或利用权力寻租，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。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夜宴宾朋，酒席上屈指细数天下富豪，说到的“首等富豪”十七人，其中十人具有公务身份。此时的官场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深渊，官员们争相以敛财为能事，金钱可以换取权力，权力又可以换取金钱，权力和金钱以聚敛财富为纽带，紧紧融合到了一起！

这也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。大明帝国进入中后期，政治宽容，公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下降，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的，文化向多元化发展，时人感叹，人们“厌常喜新，笃信程朱，不迁异说者，无复几人矣”！有学者认为，这个时代出现了类似于西欧文艺复兴的若干征象。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失去公信力和影响力，但明确的政治、宗教的新信仰尚未形成，在享受物质财富、自由空气的同时，知识分子、官员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、苦闷中，文人乃至官员，政治上、精神上都找不到新出路，信孔孟也信鬼神，纷纷痴迷佛、道。

这又是一个情欲张扬的时代。王世贞的弟子屠隆，因被人弹劾“淫纵”而罢官，他的另一弟子臧懋循因和变童游乐被弹劾罢官。屠、臧共同的朋友汤显祖作诗，不加忌讳地把友人的“艳事”略加点缀，写进送行诗中，而当时的读书人居然将其当做美谈佳话。王世贞本人则把友人在宴席上以妓女红鞋敬酒之举写入诗中，广为传诵，士林津津乐道。有人说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，是一个“承平日久，民佚志淫”的淫乱时期。鲁迅就认为，《金瓶梅》中那些淫秽描述，是对当时“时尚”的记录！

只有这样的时代才可能产生《金瓶梅》，而《金瓶梅》又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。如果只看表面，没有人相信王世贞会是《金梅瓶》的作者。可，王世贞恰恰就是《金瓶梅》的原创者——笔者的看法是，王世贞是《金瓶梅》的原创者；但几经传抄，正式出版的《金瓶梅》未必全是王世贞的原创。

笔者在《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》一书中说过，历史是可以打通的。自己徘徊廊署三十年，对王世贞的经历颇多同感。于是，就尝试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王世贞的形象来。如果说王世贞的“同学”张居正是最有权势的读书人的话；那么，王世贞就是在传统制度失序、社会转型时代官场书生角色调试、矛盾纠结、寻找自我的一个典型。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人物，以细节探察历史的多

个维度，我们会突然发现，历史风景原是如此多彩，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，也能引发无限感慨！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远去，但我们却仿佛可以看到它的背影，甚至恍然间有置身其中之感，曾经活跃在那个时代的人物，似曾相识，仿佛并未走远，甚至就在我们身旁，他们的升迁贬谪、喜怒哀乐，依然可以牵动我们的心！他们的成功与失败，依然可以和我们分享！

目 录

第一章 道路选择 / 001

- 别无选择，必须走正道 / 001
- 走正道的，也有奇人 / 009
- 正道，不是谁都能挤上去的 / 012
- 看似堂堂正正实则意气用事 / 015

第二章 意气风发 / 023

- 自由之赐 / 023
- 同榜进士岗位不同起点各异 / 029
- 官场与教科书上说的差别太大 / 034
- 牢骚总是难免的 / 038
- 权大还是法大要看当事人如何把握 / 040
- 知音当如此 / 044
- 想出名，就不能循规蹈矩 / 047

第三章 求名进行时 / 051

- 不买领导的账 / 051
- 敢拍案而起就值得敬佩 / 055
- 有了共同点，关系一下子拉近 / 059
- 急于表现自己就要栽跟头 / 061
- 敢抗拒权贵，却不能抗拒人情 / 064
- 要成气候，得有组织 / 067

出了名，反会让一些人躲开 / 074

第四章 挑战权威 / 079

向往自由又想着升迁势必痛苦 / 079

急于报恩也会惹祸上身 / 086

官场“愤青”成事难 / 091

要想保持势头必须重整队伍 / 095

矛盾缘于不能换位思考 / 098

打压反对者也是要支付代价的 / 105

官场上常有想想就后怕的事 / 108

触碰底线 / 110

第五章 山雨欲来 / 117

只恐长条坐萧索 / 117

遇到压力第一念头是思退 / 119

官场最忌意气用事 / 125

狂，也要面对现实 / 128

求人也要看时机 / 134

终于听到了靴子落地的声音 / 137

第六章 困局 / 141

这，就是手腕儿 / 141

收敛，是有原因的 / 144

第一印象很重要 / 148

聪明人，做什么都不会太差 / 151

得民心反倒容易失官心 / 156

胸怀大志者，总能把劣势化为优势 / 162

交往，有时体现胸怀有时可能是“投资” / 164

志向，决定在官场的发展方向 / 171

知己间也可能心存芥蒂 / 175

担心什么偏偏就有什么 / 182

第七章 运退真金无颜色 / 191

有没有保护伞大不一样 / 191

一旦要退而求其次反而求不到了 / 197

看似示弱，实则示威 / 200

人治之下无公理 / 208

错误国策害死人 / 212

官场上处理不好“关系”很危险 / 215

时不来谁来？ / 217

时来谁不来？ / 224

第八章 绝望中的寄托：《金瓶梅》诞生 / 229

重创之下生不如死 / 229

《金瓶梅》作者之谜 / 231

救命稻草《金瓶梅》 / 237

对他的质疑倒成反证 / 247

色情描写顺理成章 / 253

弇山园与《金瓶梅》里的场景多有契合 / 254

创作时间经得起推敲 / 256

第九章 人治之下命运不由己 / 259

同情也有助于提升名气 / 259

改变命运的导火索不知何时何地由何人点燃 / 261

主宰者也有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时候 / 264

名流“上访”效果就是不一样 / 267

第十章 患得患失 / 271

进退两难 / 271

且辞且珍惜 / 275

感受到关怀就会有工作积极性 / 281

工作太积极主动也是麻烦 / 283

政治生态一变官员的行事风格就会变 / 286

第十一章 高手相遇 / 293

独占鳌头 / 293

唯一赢家 / 297

成熟耶？天真耶？ / 301

高手出招果然不凡 / 306

第十二章 有欲则难刚 / 315

大V难免会耍下脾气 / 315

珍惜机会 / 318

还是让领导心里不踏实 / 323

第十三章 毕竟是书生 / 331

突发性事件最能考验下属是否可靠 / 331

想干出令领导满意的政绩 / 335

对上司有看法忍住不说并非易事 / 338

上司有上司看问题的角度 / 343

被玩弄还不好说一个“不”字 / 349

第十四章 自取其辱 / 355

突破底线 / 355

曾经反感的，未必不会去做 / 360

违纪不奇怪以违纪说事才奇怪 / 363

“自己人”不是谁都可以当的 / 369

第十五章 “苦海” 挣扎 / 375

看似不可思议实则事出有因 / 375

信孔孟也信鬼神 / 379

想逃避现实也可能惹麻烦 / 383

第十六章 转机 / 389

好友间也会暗中较劲 / 389

转机，有时候是等来的 / 393

无风不起浪 / 398

天下没有比这更让人气短的事了 / 406

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/ 412

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 / 415

第十七章 和光同尘 / 421

想法不同做派自然有别 / 421

要交几个有用的朋友 / 424

来得再晚，毕竟还是机会 / 428

一切按规矩来 / 431

曾经的反权贵者如今对反权贵者耿耿于怀 / 436

共同点很多照样“敌对” / 440

心灰意懒却又心满意足 / 445

第一章 道路选择

别无选择，必须走正道

大明王朝建立之初，首都在南京。所以，现在的江苏、安徽和上海，没有省的建制，在当时都属于直隶地方。后来迁都北京，这些地方就被称为南直隶。

南直隶有一个太仓州，是孝宗皇帝弘治十年（公元1497年）由太仓卫割昆山县之新安、惠安、湖州三乡，嘉定县之乐智、循义二乡，常熟县之双凤乡而建，下辖崇明县，隶属苏州府。

离州城所在地不远，有一个小镇，谓之四牌楼。这里住着远近闻名的王氏家族，平时人来人往，鼓乐不断，很是热闹。可是，嘉靖十七年（公元1538年）春夏之交，王宅突然变得安静了许多。阖宅中人，都感到了气氛压抑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话，更不敢发出笑声，就连指斥笨手笨脚的下人，也不敢说出一个“笨”字。

按照当时的算法，生于嘉靖五年农历十一月的王世贞十三岁（按照现在的算法则是十一岁），已经懂事，或许，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件事对家庭的影响。

什么事？

科考是也。

原来，这一年，是帝国的“大比之年”，王氏家族第二房的男主人王忬，去冬赴北京参加会试——可以理解为是选拔进士的全国统一考试，如今落第返家。

王忬从中举到现在，已经过了整整七年了。科举考试三年举办一次（称一科），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没有考中。只不过，上次会试，他是因为生病，难以完成艰辛、繁重的考场任务，悻悻而归。

一两次落第，很常见。但是，毕竟王忬在当地是有名望的人，而且他整天督促自己的长子世贞要像他一样一心向学，只读对科考有用的圣贤书；如今他已经三十二岁，仍然没有考中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对他本人和家庭来说，都不能

不带来一丝阴影。

科举考试，就是有人欢乐有人愁的事。此时，首都北京，三百多名新科进士们正沉浸在金榜题名的喜悦中。其中，有两个人，不妨一提。

胡宗宪，南直隶徽州绩溪人，二十七岁。之所以提到他，是因为此人以后与王忬的官场经历如出一辙，但又形成鲜明对照，而最终的结局却又出奇相似。

沈鍊，浙江绍兴人，与王忬同岁。之所以说到他，是因为此人和王忬、王世贞父子的命运有密切关系。

人家胡宗宪、沈鍊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；远在太仓的王忬，也只能打起精神，继续投入下一科的考试。好在，亲朋故旧并没有因此而看轻了他，前来向他求教“举业”（相当于应试教程）的年轻人越发多了起来。不用说，王忬本人更加刻苦用功了，同时也加紧了对外子世贞的管束，不断为他聘请名师教习。

又过了三年，嘉靖二十年，王忬终于进士及第，王氏家族，包括十五岁的王世贞，笼罩在因家族成员金榜题名而带来的欢庆气氛中。

喜庆之余，王世贞的压力更大了。

当是时，倘若没有衣食之忧，那么，这个家庭的少年郎，不管是不是心甘情愿，也不管希望有多大，几乎是无例外地要走上科举的道路。

因为这被公认为是正道。

无论是执政当局还是老百姓，都希望这个国家的读书人，从小就走上科举的正道。

从国家或者统治者层面说，科举制度，是为读书人打开的希望之门，从而成为社会稳定的黏合剂。正如有学者所说，一个社会，只要希望还在，人们就没有那么忐忑不安。虽然参加科举者多终身不得之人，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，故其希望之心不绝。科场得捷，这个经典的“中国梦”，使得读书人沉浸在不绝的希望中，从而达成了社会的相对稳定。

从读书人角度来说，科举制度，是国家为他们打造的制度平台，改变命运，赢得地位和尊重，无过于科场连捷，艺苑夺标。

诚然，此时的中国，商业繁荣，富商巨贾已不在少数；但是，无论是在人们的观念上还是现实生活中，商人的地位与进士出身的官员仍然不可相提并论。

后来成为王世贞终身好友的汪道昆，出身于新安商人也就是徽商之家，少

时不想走科举的正道，其父不仅把他喜欢看的“闲书”烧掉，还对他棍棒加之，厉声呵斥曰：“孺子不先本业，曷是为务？”可以理解为，你小子，不好好读教科书，将来靠什么安身立命？在汪道昆的父亲这位徽商看来，科举是“本业”，经商只能是科举失利后的选择。据时人记载，徽州“三贾一儒……夫贾为厚利，儒为名高。夫人毕事儒，不效，则弛儒而张贾；既则身殍其利矣，及为子孙计，宁弛贾而张儒。一弛一张，迭为相用”。就是说，经商尽管可以致富，但是人们首选还是科举，只有在科举不成的情况下，才转而经商；而一旦经商致富，又严格敦促子孙走科举的正道。这不难理解，商人比一般人更能够体会到人治国家、专制权力的威力，而要获取权力，在这个时代，只能通过科举。当然还有尊严问题。《金瓶梅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：西门一家在谈论李瓶儿所出官哥的未来时，西门庆说：“儿，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，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（武职）出身，虽有兴头，却没十分尊重。”可见，有了金钱乃至地位，越发感到个人尊严的重要；而在当时，大家都觉得，只有正途出身的文官，才最受人敬重。

况且，即使想走经商的道路，也不是谁都可以获得“厚利”乃至养家糊口的。后来也成为王世贞朋友的浙江鄞县人沈明臣，其家曾号称素封——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，明臣的父亲沈文楨是家中独生子，“读书不成去做生意，开酒馆不问客人要酒钱；买了大渔船出海数月，除一只百余斤的螃蟹外一无所获；贩鱼又赶上盐价暴涨，鱼都臭了……在沈明臣的童年时期，他爹常常一个人去芙蓉江上钓鱼，借以忘掉家中几张等候吃饭的口。夜晚，他爹便把鱼换了酒，喝得烂醉，好有勇气回家。他的爹酒醉后，常抚摩着他的头，说有孺子在，穷又怎样？对他寄望深厚。且常关了门催促他读书。他是希望他承继‘七世阜昌’的祖业的，明臣却不喜欢八股，喜欢写诗”。这是作家刘丽朵写的一段话。足见文人做生意的难度，不亚于科考。顺便说说，沈明臣科场不顺，但多年后，他有一个儿子沈一贯当上了大明帝国的首辅。不用说，沈一贯走的是科举的正道。

未必只有经商一条路吧？既然商品经济繁荣，对文化的需求自然会大增，当作家、画家，不也是一条路吗？

的确。商品经济的繁荣，确实带来了对文化产品的大量需求，推动了文化繁荣，也确实有一些人，靠着写作，不仅可以谋生，而且还能够出名。

最典型的，莫过于徐霖了。西门庆要是知道这个人，非羡慕死不可！

徐霖祖籍苏州，出生于宦宦世家，早年丧父，随兄在南京生活。他十多岁

就以书法闻名，二十九岁拜画家沈周为师，画家吴伟曾画《沈徐二高士行乐图》，文徵明为此画题诗曰：“乐府新传桃叶渡，彩毫遍写薛涛笺。老我别来忘不得，令人常想秣陵烟。”薛涛，泛指当时的名妓；桃叶渡，指南京妓女聚集地。从文徵明的诗句里可以看出，徐霖其人生活放荡，场面上也可公开谈论。倘若就淫乐一事论，西门庆与徐霖相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，根本比不得。轰动一时的是，徐霖七十岁寿辰，有一百名妓女前去为他祝寿。他营造的精美豪宅，也非西门庆的宅第可比。有学者称徐霖“在诗、酒、美女和戏曲的陪伴中终老”。

徐霖一没有官职甚至功名，就是布衣身份，不像西门庆还谋了个西班；二没有经商，不像西门庆还辛辛苦苦开那么多商铺。那他靠什么营造园林别墅？靠什么赢得无数女人的芳心呢？

当然是他的才华。此人不仅善书法、绘画，还善度曲，写戏剧，写小曲，尤其是妓女们吟唱的小曲，很拿手。一些高官、太监、名士、商人，争相出钱买他的书法、绘画，也有的花钱请他写曲子，以便让妓女吟唱。

徐霖不仅金钱、美女不绝，而且名气还很大。吏部尚书（相当于部长）乃至当国的首辅都熟悉他，南巡的武宗皇帝居然亲临他的家中和他一起唱曲，相处甚欢，索性把他带到了首都北京。由于不久后武宗暴卒，徐霖又一次南返，继续他的纸醉金迷的生活，直到七十七岁那年撒手人寰。此在嘉靖十七年七月，正是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会试败北回到太仓不久。

徐霖去世时，王世贞十三岁，与他没有接触。但是其父王忬应该是有所闻，甚至是谋过面的。会不会内心有过羡慕的闪念呢？或许有过；但是，这不会影响他走正道的决心。毕竟，像徐霖不走正道就如此成功的文人只是个案；况且，徐霖也不是从小就不愿意走正道，实在是他傲不谐俗，好色轻浮，结果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，才转而以才艺谋生的。即使他沉浸在美酒加美女的生活中“无一日不畅”，他的朋友还是为他不能谋取一官半职而颇感遗憾，叹曰：“宰相知之而不能荐，天子爱之而不能用，岂非天乎？”

观念如此，势比人强。或许，王忬还会感叹，倘若徐霖有严父在堂，也不至于不走正道，遂对王世贞的督导更加严格了呢！

当然，也确实有不愿意走正道的。王世贞的亲属中，至少就有两位。

一位是王忬的同父异母兄长即王世贞的伯父王愔。

就在王世贞十一岁那年，年长其父二十五岁的伯父王愔从山东退休回乡，